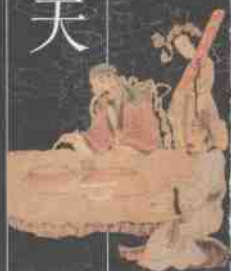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丛书

人生四事

民以食为天

珍馐百味



开卷工部室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民
以
食
为
天

珍
饕
百
味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四事:衣·食·住·行/开卷工作室编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-5399-2365-2

I. 人... II. 开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6867 号

书 名 人生四事:衣·食·住·行

编 者 开卷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蔡晓妮 张昌华(特约)

责任校对 闻 艺
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39.375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365-2/I·2238

定 价 98.00 元(全四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先说游山。《且谈黄山》(吴冠中),旋去《雨中游泰山》(李健吾);探毕《庐山面目》(丰子恺),再赏《直薄峨眉金顶记》(徐迟),或者再登《上景山》(落华生);倘觉不过瘾的话,何妨《骑小驴儿上西山》(林海音),寻点野趣。

再谈玩水。《春游颐和园》(沈从文)后,沿京沪线渐次而下。到金陵《游玄武湖》(李金发),重温《秦淮拾梦记》(黄裳),俟《烟花过了上扬州》(陈从周),转道苏州《姑苏半月》(俞平伯)消闲,做个《枫桥的梦》(柯灵),遥看江枫渔火,静听寒山寺钟声。或者径赴杭城,赶《重阳节游灵隐》(钟敬文),品味《秋光中的西湖》(庐隐);如觉仍不尽兴,索性到《钱江看潮》(丰子恺)……

或者干脆迈出国门,《登富士山》(凌叔华)、《去看日本的红叶》(方令孺);《再往西去》(胡适)。到美国《华盛顿首府》(梁实秋)看热闹、赏《曼哈顿街头夜景》(丁玲)。欧洲岂可不去?《巴黎一夜》(袁昌英),在《花都漫拾》(苏雪林)一番,去德国科隆,倾听《德国之声》(余光中),便中《重返哥廷根》(季羡林);顺道观光《荷兰》(朱自清)的大风车。也可去《庞贝废墟》(柏杨)怀古。到西班牙《我看斗牛》(徐钟珮),那是绝世的风景。

《家住苍茫烟水间》是楼居札记。书卷气是它的特色。家住书坊边,倚窗读画,看临街的风景。郁达夫的《记风雨茅庐》,季羡林的《抄家》,丁玲的《“牛棚”小品》和张爱玲的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都是耐读耐思的文字。方令孺、苏雪林、丰子恺三人的同题散文《家》堪称一绝,把家的里里外外,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至于《人要衣装》,那是针对“佛要金装,货要包装”而言,专谈服饰文化。头上的帽子,足下的鞋子,颈上的领带均囊括其中。当然更有写在服饰上的温馨故事,感人至深。

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”

锦衣、玉食、华屋、旅行,面对一席如此丰盛的人生之宴,你还不对酒当歌?

目 录

炎夏说瓜◎臧克家/61
柳芽儿和榆钱儿◎老 向/63

碗底有沧桑

碗底有沧桑◎张恨水/67
饥饿之忆◎韦君宜/69
米◎施蛰存/72
在饥饿地狱中◎季羡林/75
吃相◎梁实秋/79
谈谈我的偏食◎郑逸梅/82
幽默的叫卖声◎夏丏尊/84
略论吃饭与打屁股◎唐 弢/86
狱中与弟妇论烧肉书◎许钦文/88
吃喝之外◎陆文夫/92
宴之趣◎郑振铎/96

何以解忧

酒◎张中行/103
酒◎柯 灵/111

目 录

茶趣种种◎艾 煊/181

谈茶与友谊◎林语堂/184

初试日本茶道◎黄秋耘/187

茶在英国◎萧 乾/189

吸烟与文化

谈抽烟◎朱自清/197

吸烟◎王 蒙/199

抽烟斗的人◎钱歌川/201

外婆的旱烟管◎苏 青/204

何容先生的戒烟◎老 舍/211

我的戒烟◎林语堂/213

吸烟与文化◎徐志摩/217

烟与世界名人◎曙 山/221

鸦片特写◎王鵬皋/224

美食家说

周作人说

绍兴酒/237

目 录

生炒鳝鱼丝/269

水晶虾饼/271

叶灵凤说

春初早韭/273

秋末晚菘/275

江南的野菜/277

笋脯豆的滋味/279

镇江的鲥鱼/281

“美人肝”与胰子白/283

茶淘饭/285

记胡玉美的虾子腐乳/287

汪曾祺说

干丝/291

五味/293

端午的鸭蛋/297

贴秋膘/300

肉食者不鄙/303

鱼我所欲也/307

四方食事/310

◎ 七嘴八舌话吃喝



五月荆南多酒会

蜜蟹糟蜆

菱白打船客



谈 吃

夏丐尊

说起新年的行事，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。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，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，因为过年的时候，有种种乐趣，第一是吃的东西多。

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善吃的民族。普通人家，客人一到，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，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，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嗑瓜子，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，等候吃饭。吃完了饭，大事已毕，客人拔起步来说“叨扰”，主人说“没有什么好的待你”，有的还要苦留：“吃了点心去”，“吃了夜饭去”。

遇到婚丧，庆吊只是虚文，果腹倒是实在。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，小的大吃三日一日。早饭，午饭，点心，夜饭，夜点心，吃了一顿又一顿，吃得来不亦乐乎，真是酒可为池，肉可成林。

过年了，轮流吃年夜饭，送食物。新年了，彼此拜来拜去，讲吃局。端午要吃，中秋要吃，生日要吃，朋友相会要吃，相别要吃。只要取得出名词，就非吃不可，而且一吃就了事，此外不必有别的什么。

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，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，买食吃。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，不是书籍费，乃是吃的用途。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，重要的就是奉甘旨。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。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“沽酒，市脯”，“割不正”，圣人不吃。梨子蒸得味道不好，贤人就可以出妻。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，就可以骄人。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，别出心裁，考案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。

不但活着要吃,死了仍要吃。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,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。死后的饭碗,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,或者还更重要。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“血食”,不辞广蓄姬妾,预置良田。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,不辞假仁假义,拘束一世。朱竹垞宁不吃冷猪肉,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《风怀二百韵》的艳诗,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,足见冷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。

不但人要吃,鬼要吃,神也要吃,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。有的但吃猪头,有的要吃全猪,有的是专吃羊的,有的是专吃牛的,各有各的胃口,各有各的嗜好,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,一查就可知道。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,似乎他民族的神极端唯心,中国的神倒是极端唯物的。

梅村的诗道“十家三酒店”,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。俗语说“开门七件事”,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,乃是料理食物。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,教授如何改进,乃是饭厅风潮。

俗语说得好,只有“两脚的爷娘不吃,四脚的眠床不吃”。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,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。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,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:吃西瓜的实,吃鲎鱼的鳍,吃燕子的窠,吃狗,吃乌龟,吃狸猫,吃癞虾蟆,吃癞头鼋,吃小老鼠。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。如果能够,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摘下来尝尝哩。

至于吃的方法,更是五花八门,有烤,有炖,有蒸,有卤,有炸,有烩,有醉,有炙,有熘,有炒,有拌,真正一言难尽。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,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。不,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,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。如果中国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,那么这并不是历史之久,土地之大,人口之众,军队之多,战争之频繁,乃是善吃的一事。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。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,第一把就是厨刀。

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？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。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，右是福，寿居左。禄也者，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。老子也曾说过：“虚其心实其腹”，“圣人为腹不为目”。吃最要紧，其他可以不问。“嫖赌吃喝”之中，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。所谓“着威风，吃受用，赌对冲，嫖全空”，什么都假，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。

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。在中国，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，什么都会带了“吃”字来说。被人欺负曰“吃亏”，打巴掌曰“吃耳光”，希求非分曰“想吃天鹅肉”，诉讼曰“吃官司”，中枪弹曰“吃卫生丸”，此外还有什么“吃生活”、“吃排头”等等。相见的寒暄，他民族说“早安”、“午安”、“晚安”，而中国人则说：“吃了早饭没有？”、“吃了中饭没有？”、“吃了夜饭没有？”对于职业，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，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。“吃赌饭”，“吃堂子饭”，“吃洋行饭”，“吃教书饭”，诸如此类，不必说了。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，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，也都加吃字于上。在中国，教徒不称信者，叫做“吃天主教的”，“吃耶稣教的”，从军的不称军人，叫做“吃粮的”，最近还增加了什么“吃党饭”、“吃三民主义”的许多新名词。

衣食住行生活四要素，人类原不能不吃。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，吃的要求如此露骨，吃的方法如此麻烦，吃的范围如此广泛，好像除了吃以外就无别事也者，求之于全世界，只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。

在中国，衣不妨污浊，居室不妨简陋，道路不妨泥泞，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。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，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，很不调和。中国民族的文化，可以说是口的文化。

佛家说六道轮回，把众生分为天、人、修罗、畜生、地狱、饿鬼六道。如果我们相信这话，那么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，真是一个疑问。

谈 吃

吴祖光

《中国烹饪》顾名思义是一份受人欢迎的杂志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我想，没有一个人不爱吃好吃的东西。在这一点上，生为一个中国人是最幸福的人，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吃的讲究方面能够超过中国。所以，一份《中国烹饪》的刊物怎能不引人注目，受人欢迎？

但是，教我给这份杂志写一篇文章却使我作了难。答应写这篇文章是由于面对这本可爱的刊物无法推辞，而现在时限已到，拿起笔来却不知写些什么，原因是我一向只是一个食客，而对烹饪的知识却等于零。

我头一次自己动手做点吃的是在五十年代，是朋友送来一袋元宵，不巧主妇病了，又没有别人在家，于是我就当仁不让，当然是由我来煮元宵了；但是我竟不知道是应当先把锅里的水烧开，再把生元宵放下去，而是把元宵放在锅里，然后灌上凉水，再放到火上去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煮熟的，反正最后煮成了一锅烂粥，三十年来，在我们家里，至今成为笑柄。

尽管在我的一生中，几乎有半生遭逢不幸，或是江湖漂泊，或是流放天涯，甚至失去自由。但是我也曾有过幸福的生活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使我从小到大，只知道吃而不知道做。那就是，在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，我有一个烹饪高手的母亲，而在我自己有了家庭之后，我的妻子虽然是一个负担很重的演员，但却又是一个很会做饭烧菜的能人，和她的婆婆一样，都具有独力烹制一桌筵席